

· 古籍研究 ·

《圣济经》医易思想浅探^{*}张 露¹ 熊益亮^{2▲}

摘 要 文中以宋徽宗赵佶御撰的《圣济经》为研究对象,采用文献考据与整理研究法,系统梳理全书十卷中涉及医理与易理交融的相关论述,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医易会通思想。经研究发现,《圣济经》中体现医易思想的篇目主要为《藏真赋序章》《形气变成章》《察色精微章》《通用时数章》《精神内守章》等,其医易会通思想可归纳为四个方面:提出“以克为生”的生成观,以“太一真精”为生命本源;象数推演婴幼儿“变蒸”节律,体现天人相应的时序观;援引《河图》“天五生土”之说,创造性地提出“脾真之黄,是为天五之气”;以坎离二卦释精神与心肾,强调“水火既济”为动态平衡之态。《圣济经》展现了宋徽宗在医易会通方面的深入探索,体现了其善于将易理与医理相结合,重视“天人相应”的调摄法则,主张以“中和”为根本旨归的学术取向。梳理《圣济经》的医易思想,对宋徽宗及宋代的医易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。

关键词 《圣济经》;宋徽宗;医易思想;以克为生;天五之气;变蒸理论;坎离卦象

北宋建立后,为强化中央集权,统治者推行崇文抑武之策,使文人地位得以提升。在文化建设进程中,宋代十分重视医学的发展,加之印刷术的普及与推广,为医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^[1]。徽宗继位后更是大力推行兴医举措,完善医学教育、亲自撰写并组织校订医书,推动医学理论系统化。同时,宋徽宗尊崇道教,自封“教主道君皇帝”,主张以道统医,然道为本体、易为载体,为医易融通奠定了思想根基。此外,宋代理学逐渐兴盛,强调“格物致知”“天人合一”,以易理阐释宇宙与生命规律,将阴阳五行、河洛象数融入医学理论。在此社会文化背景下,宋徽宗援易释医,于北宋政和八年(1118年)撰成《圣济经》,作为宋代学校课试命题之本而诏颁全国^[2],对后世医学教育和医易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《圣济经》全书 10 卷,共 42 章。卷一总论“运气”“摄生”,以“阴阳应象”阐发天人一气、形神相须之旨,奠定全书医易互参之基。卷二“慈幼”以易学数理解释“变蒸”周期,提出“三十二日一变”等象数节律,彰

显小儿生长发育与天地时序的相应。卷三至卷六分论各科病证诊治,多引“五行生克”“卦象配属”为说,如以坎离喻心肾、以“天五之气”论脾之真气,将脏腑病机与易学符号、河洛数理相参。卷七“食治”、卷八“针灸”等篇,亦贯穿“法于阴阳,和于术数”之理,注重调理气机阴阳。卷九“符禁”、卷十“神仙”等虽涉方术,然整体仍以“治未病”“养真气”为主,易理渗透于养生与疗疾之中。《圣济经》融通象数思维与医学理论,反映出宋代官方医学对天人相应、象数推演的重视,成为研究宋代医易思想的重要文献。然而纵观现有研究,对《圣济经》医易会通之探讨尚不多见,因此笔者通过梳理该书相关论述,旨在系统阐释宋徽宗的医易思想。

1 以克为生,真精为本

宋徽宗认为,五行按水木火土金排列,是依循母生子之道理;以水火金木土为序,则体现了夫妇互相制约之含义^{[3]36}。相生是生长发育的动力源泉,相克是相互制约、防止亢盛为害的调节机制,历代医家对此多有论述。宋徽宗亦阐发了母子相生之道和夫妇相克之义,更进一步提出人体在胚胎初始、命门开始形成之时,“未有不以相克成者”^{[3]36-37},以克为生,克中寓生,强调了相克在创生过程中的重要地位。《周易·系辞》讲述创生过程时,指出“天地氤氲,万物化醇;男女

^{*}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重点研究专项(No.19VJX164);北京中医药大学横向科研发展基金项目(No.2023-HXFZJJ-006)

▲通信作者 熊益亮,男,医学博士,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中医药文化、中医出土文献。E-mail:xiongyiliang103@163.com

• 作者单位 1.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(北京 102488);2.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(北京 102488)

构精,万物化生”。天地、男女为两种相反对立的力量,彼此往往交合激荡,如天气下降、地气上升,又如男女精气结合,孕育出新的生命,使万物化生。宋徽宗以乾坤交合、天干化合为依据,融入阴阳相制相成、化生孕育之理,构建出一套“以克为生”的生命形成次序:乾坤二气在亥位相交感应,一阳之气从壬位开始在西北方向萌生;壬为阳水,与属阴火之丁相合而化生出丙;丙为阳火,与属阴金之辛相合而化生出庚;庚为阳金,与属阴木之乙相合而化生出甲;甲为阳木,与属阴土之己相合而化生出戊;戊为阳土,与属阴水之癸相合又再生出壬^[337]。其中丁壬、丙辛、乙庚、甲己、戊癸之合均为一阴一阳相配,其化合过程并不遵循五行相生的固定顺序,而是以相克之序。宋徽宗继续推演至人体脏腑形成过程中,认为胚胎初成、壬气开始孕育时,命门首先形成(宋明时期的命门学说普遍认为,命门是生命的起始与根本^[4]),而命门形成之后依次生成心、肺、肝、脾、肾等脏腑^[338-39]。具体而言,命门形成之后有心,心可生血,这一过程效法丁生丙之理;心形成之后有肺,肺可生皮毛,效法辛生庚之理;肺形成之后有肝,肝可生筋,效法乙生甲之理;肝形成之后有脾,脾可生肉,效法己生戊之理;脾形成之后有肾,肾可生骨髓,效法癸生壬之理。脏腑按照五行相克的次序依次生成,以相克作为生化之契机,体现出“克中寓生”的生命观念。

由此可见,从宇宙万物生成到人体胚胎孕育,宋徽宗均以“以克为生”之次序贯穿其中。而这一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,其根本在于生命之本源——太一真精。“太一”即为元始、本原,“太一真精”是构成宇宙与生命本源的精微物质。宋徽宗提出,“太一真精,兆于水,立于石。故火之悍,金之坚,木之桡,土之和,得以赅存诸中”^[339]。宋徽宗以一水一石作为取象,其本质对应坎卦之象,“坎,陷也”,即阳藏于阴,为水中藏火之象。“一水”对应坎卦中两个阴爻,即对应于肾脏。肾在五行属水,而人体左右两肾又可按阴阳属性分为阴水与阳水。但无论是阴水还是阳水,从整体阴阳来看,水皆属阴^①。“一石”对应坎卦中唯一的阳爻。石质坚硬、位置沉潜,击打可生火,象征藏于两肾之间的命门之火。命门之火只有深藏在肾水之中,才能温煦机体而不致亢盛为害。这正是对“以克为生”背后根本动力的阐释:生命本源的精微物质蕴藏于肾水与命门之中,水火既济、阴阳调和,才能推动五行以相克次序生化万物,达到“生化之妙本”^[339]。

2 象数推演,变蒸有节

易学与中医的核心联系在于“象数”^[6]。“象”是对事物动态功能与关联属性的取譬,是一种象征或隐喻意义上的表征方式^[7];“数”则为之提供了内在的规律与秩序。在象数思维框架下,宋徽宗于《圣济经·慈幼篇》中对婴幼儿“变蒸理论”进行了精妙的易学诠释。变蒸以“微发热”为主要临床表现,是古代医家对婴幼儿生长发育过程中特定现象的描述^{[8]18-21}。宋徽宗指出,变蒸的本质是“阴阳形气推移”^[335]与“水火既济”^[335]的结果。小儿自脱离母体开始,便步入了以变化为常态的成长周期。机体的形体、神志与气血津液,在阴阳二气的持续交融感应下,才能逐步发育完备。基于变蒸的核心机理,宋徽宗依托易学象数推演总结了小儿变蒸节律,将小儿脏腑气血的变化统摄于特定的时间序列中:“儿生三十二日一变,六十四日再变且蒸。”^[336]婴孩出生后32天经历一次“变”,64天再经历一次“变”,同时伴有“蒸”。“变”主要体现为气机上逆,即婴幼儿生长发育过程中五脏功能不断更替完善,真气随之向上汇聚,最终五脏精气皆上注于肺。“蒸”主要体现为体表发热,乃因小儿为纯阳之体,阳气向外布散以护卫肌表,进而推动血脉运行、濡养周身肌肤。至历经288日完成九变,320日完成十变且蒸,“小蒸”阶段到此结束;此后每64日为一大蒸,累计256日后大蒸完毕,总计576日变蒸完成,孩童形体气血方能发育完备^[336]。除论述小儿固定的变蒸节律外,宋徽宗还首次解释了32日为1个周期之说^{[8]36-37},认为“四八为一变,成八得四而治”。“八”取象于河图中肝木之成数,“四”源于易学四象、四时、四方,代表天地时空的法则。书中将肝木之数纳入天地法则中运转(4×8=32),意指个体需遵从天道才能有序生长。此易数节律充分体现了天人相应的思想。此外,64日为一变一蒸之期,正合《周易》六十四重卦之总数,象征一个相对完备的小周期;“九”为老阳之数,指阳气增长、形体变革已达一个阶段的顶峰;“十”为土之成数,十变且蒸后“小蒸毕”,象征脾胃初步具备了容纳水谷、化生精微的功能。

为便于辨识小儿变蒸、对小儿进行正确的养护,宋徽宗还对小儿变蒸的证候表现与调护准则作了补充。变蒸之证候有轻重,持续时间有长短。轻者表现为身体发热、微微出汗,偶有受惊的症状,耳与后阴皆冷;重者表现为高烧、脉乱。上述症状短则5日,长则10日,即可平复。对于小儿变蒸,正确的做法是“务致

和平,不欲惊扰”^[358],即尽量保持自然平和状态,不去使用灸法、针刺与汤药。此种养护观十分符合《周易》和顺之道。^[9]《圣济经》会通医易之理,运用象数阐述小儿变蒸之机理与节律,主张“致和平”,并提出触诊耳与后阴的鉴别方法,有启迪后学之功。

3 天五在脾,德贯始终

张仲景在《金匱要略》中论述了鼻端五色与病证的对应关系,如鼻头呈青色多伴腹中疼痛,若兼畏寒甚则预后凶险^[10]。在脏腑配属中,鼻端为脾胃之外候,故望鼻端五色可察中焦脾胃之气。在《圣济经》中,宋徽宗深化了察脾胃之气的作用,明确审病应以脾之真气为本,创造性地提出“脾真之黄,是谓天五之气”^[372]。“天五之气”本于《河图》“天五生土,地十成之”,指化生万物的本源之气。脾胃为后天之本、气血生化之源,与“天五之气”相对应。察“天五之气”还可预判疾病预后:望诊中若见五色间透出明润之黄,即标志“天五之气”犹存,脾胃真气尚在,即使病程迁延,亦有生机未绝。宋徽宗藉此将脾胃之气由具体的脏腑功能,升华为生命之根本元气,实现了中医诊断由察色向察气的理论深化。宋徽宗提出脾之真气为天五之气,更视土德为贯穿生命生成之载体与枢纽。以五行象数理论为基础,宋徽宗认为“天一在藏,守元气以立始也;天五在府,围冲气以成终也”^[3126]。天一为水,藏于肾,象征元气肇始;天五为土,对应胃腑。人体虽具备金木水火其余四行之气,亦必须借助土数之承载运化,围聚水谷精微以滋养周身,才能完成生长壮老已的生命活动。在脏腑配数上,宋徽宗将“五”归于脾土,而不取“十”之成数:“土常以生,故脾数以五,而不以十。”^[11]因土主运化,摄入水谷化生气血充养全身,蕴含生生之机。在食疗养生方面,宋徽宗创新性地提出了“饮和食德”之饮食调养观念^[12]。其认为“此皆阴阳、五行、气味,见于谷畜果菜,五藏之养,未尝不以胃气为本”^[3114]。因脾胃主运化,只有胃气正常,才能消化不同食材,化生精微以滋养形体。在疾病治疗方面,宋徽宗亦强调重土之思想,主张借助五味、五谷、五药来改善病症、扶助人体正气,其核心在于“举天数之中也”^[3112]。天五之气与脾胃之气相互对应,饮食入内,皆须经过脾土的运化转输,唯有天五之气运行平稳、脾土功能正常,食疗养生与药物治疗的效果才能有效发挥,从而达到养护身体、治疗疾病之目的。

宋徽宗的学术思想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。其结

合《河图》象数理论,创新性地提出脾之真气为“天五之气”。其重土理念并不局限于理论层面,而是贯穿于望诊、养生、方药治疗、象数配属等多个方面,拓宽了中医脾胃理论的易学内涵,也完善了中医学理论体系,为后世脾胃病诊疗和养生调理提供了有益参考。

4 坎精离神,水火相逮

宋徽宗认为,“天一而地二,北辨而南交,精神之运已行矣。拟之于象,则水火也。画之于卦,则坎离也”^[35-6]。宇宙生成肇始于天一,彰显于地二,其气机北方辨明而南方交融,精神之运化便已开始。以物象拟之便是水火,以卦象绘之则为坎离。坎卦为一阳陷于二阴,离卦为一阴藏于二阳。在人体则坎卦配肾藏精,两阴爻象征肾精的物质基础,中间一阳为命门真火;离卦配心藏神,两阳爻象征神明之用,中间一阴为心神依附的物质基础。坎离为阴阳爻互反之错卦,与肾精和心神阴阳互制、相依相生的特点相契合。从理论延伸至人体生理,宋徽宗认为:“夫何故精太用则竭?其属在肾,专以蓄之可也。神太用则劳,其藏在心,静以养之可也。”^[37]精归属于肾,应当收敛固护;神藏纳于心,应当静息调养。且精属阴,神属阳,精神相合才能互相促进,共同发挥作用。宋徽宗曰:“精全则神王(“王”,通“旺”),精耗则神衰。惟天下之至精,为能合天下之至神。”^[36]肾精充盛则心神自然健旺,肾精亏虚则心神随之衰微,唯有至纯之精,方能契合至灵之神。肾精专一不杂,化生之力将深不可测;以肾精凝聚心神,心神便可固护;以心神调控形体,形体方能康健。精神的生理关系进一步表现为水火既济之核心机理,精藏于肾对应坎卦,神属于心对应离卦,坎卦为水,离卦为火,离火在坎水之下,水火互根互用、交感以和,卦象上对应既济卦,在人体表现为心肾相交、精神和谐。水得火暖便不寒,即“坎握润下之功,非火不治”^[13];火遇水济才不亢,即“离为温中之本,无水则炎”^[13]。《圣济经》书中多处体现了水火既济之心肾思想,为金元以后肾命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^[14]。

宋徽宗进一步强调水火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在化生变化中发挥生理作用,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整体调节维持动态平衡。凡水可蒸腾为云雨、澄澈为渊泉,只要固护根本、守正稳固,即便支流散去,源头之水仍能长存;凡火击石可发光、钻木可生烟,只要薪火相传、接续不断,即便外缘燃尽,火之本性仍能不灭^[37]。也就是说,在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中,水火的生成与消

耗处于动态平衡之中,只要未伤及根本,通过胜复制化可始终“相逮而为既济”。倘若忽于调摄,过用精神或片面追求补养,轻易服用药石则会伤及阴精神气之根本。如宋徽宗所言:温阳之药过于峻猛,使用不当如燎原之火,易引发消渴、狂乱、痈疽等病症,进而导致天癸枯竭、营血耗损;滋阴之药过于寒凉,使用日久如凝积寒冰,易引发泄泻、寒中这类病症,进而导致真火衰微、卫气耗散^[39]。此为药物失用导致的水火失济,对应未济卦,即离火在坎水之上,肾精之水不能上济或心神之火独亢不能下行,导致心肾不交,出现失眠、烦躁、腰膝酸冷等症。临床中常用交泰丸治疗心肾不交之证。方中黄连味苦性寒,专入心经以清泻亢盛之心火;肉桂味辛性温,主归肾经以温养下焦之肾水。两药配伍可交通心肾、调和水火,促使肾水上濡、心火下潜,实现阴阳平衡、心肾相交之调理目的。除方药内治外,《圣济经·卫生篇》还提出恢复“既济”状态的方法,如吐纳、导引、调气、平心^[15]。

5 结语

《圣济经》语言雅正,句式工整,全书分卷立旨明确,论述逐层推进,体现了宋徽宗赵佶对医易会通的深入探索。在本书中,宋徽宗以“夫妇相制”为喻,强调相克之序在生命孕育中的重要作用,并将此秩序的本原归结于“太一真精”,体现了阴阳交合、制中有生之理。宋徽宗还运用象数阐释小儿“变蒸”理论,以“水火既济”喻其生理本质、“造化炉锤”拟其生长态势,将婴幼儿形气变化与天地阴阳之交感相对应;以32日为一变、64日为一蒸,将婴幼儿生长发育与天地时序相对应,强化了“天人相应”的医学观。此外,宋徽宗援引《河图》“天五生土”之说,将脾胃之气称为“天五之气”,视之为生命活动的根本枢纽。其在诊断上,注重望诊鼻端以察脾之真气;在治疗与养生中,强调顾护胃气、调和中土,间接反映了宋代医家对后天之本的高度重视。在医易理论的指导下,宋徽宗还以坎离二卦阐释精神与心肾,指出水火既济是一种动态平衡,主张精神兼养、动静有度,避免过用而伤及根本,为临床治疗心肾不交证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医易会

通是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交融的重要锚点^[16],《圣济经》作为宋代官修医学的经典范本,其医易互参之思想贯穿全书。因此,深入研究《圣济经》对梳理宋代医易学说、理解中医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之历史关联具有重要意义。

参考文献

- [1]梅耀文,田永衍.《圣济经》成书与流传概况[J].中国民族民间医药,2021,30(2):1-4.
- [2]刘媛媛.《圣济经》生长发育观及诊治之道的研究[D].长春:长春中医药大学,2023.
- [3]赵佶.圣济经[M].吴昶,注.刘淑清,点校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0.
- [4]熊益亮,王启航,薛含丽,等.命门学说之易学诠释[J].医学与哲学,2023,44(4):71-73.
- [5]齐城成,张其成.《医原图说》的医易思想浅探[J].医学与哲学,2022,43(11):66-69.
- [6]张其成,熊益亮.医以载道,道以医显:论易儒道佛与中医的关系[J].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5,49(6):701-708.
- [7]何中华.中医与中国文化散论[J].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5,49(2):150-158.
- [8]高宴梓.小儿变蒸古籍文献研究[D].北京:中国中医科学院,2014.
- [9]范奇鑫,刘菁,吴世彩.论《周易》与《黄帝内经》之“道”的特征及关系[J].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2,46(3):402-405,415.
- [10]张仲景.金匮要略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05:3-4.
- [11]焦健洋.易学语境下的《圣济经》哲学思想研究[D].济南:山东大学,2019.
- [12]梁垚,林殷,孙灵芝,等.宋徽宗“饮和食德”观探析[J].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4,48(12):1575-1579.
- [13]齐城成,张其成.《医道還元》的医易思想分析[J].中医药导报,2022,28(4):206-209.
- [14]谷建军.论宋徽宗《圣济经》坎离致用,蓄精守神的心肾观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18,33(11):4843-4847.
- [15]姚盛元,张其成.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探析[J].中医药文化,2024,19(5):493-502.
- [16]姚盛元,张一丹,路景顺,等.医易会通视角下中医学与中华文化的历史关联[J].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5,26(5):322-326.

(收稿日期:2026-01-23)

(本文编辑:黄明愉)